

文 史 资 料

(吉林白城)

第 六 辑

政协吉林省白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1988年8月

目 录

我党我军在白城子同敌伪开展斗争概述	于鸿陆 孙桂琴 (1)
我所知道的朱尚达	屈振铎 (9)
从维持会到人民政府	黄显升 (12)
旧时白城子汉族的封建婚姻	张 淦 (23)
日伪时期白城(洮安)县警察组织概况	王六离 (34)
记为伪皇帝巡狩一次“御警卫”	徐步超 (51)
伪满白城子的四个县长	高耀先 (51)
伪满白城子的几件见闻	高耀先 (57)
一个大地主家业的兴起和陨落一瞥	黎福才 (65)

补白资料

伪满中将彭金山 (12)	伪满县长赵畏 (12)
伪洮索铁路局局长万咸章 (12)	伪满县长张殿铭 (50)
商务会长王香九 (50)	洮安人士马志丹 (53)
《日本小鬼真正蛮》几点补充 (56)	
伪洮安县长陈承定 (64)	

我党我军在白城子同敌伪 开展斗争概述

于鸿陆 孙桂琴

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在打垮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后，于1945年8月8日对日本法西斯宣战，百万雄师挥戈东向，进军我国东北。10日摧毁了日寇在兴安岭地区构筑的防线，其中一路经五岔沟铁路南进，8月12日从西北方向进入白城子，从此沦亡十四年的白城县人民获得了解放。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宣布了投降，伪满洲国政府已经垮台，但由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远在关内，白城县正处于“政治真空”地带。日伪残余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笼络地方上工商界头面人物，拼凑了维持会；更有一些人盼中央军到来，匆忙建立起国民党部；还有些封建势力纠集武装土匪，成立光复军，妄图永远盘踞在白城子土地上。我党我军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经过艰苦的剿匪和流血的保卫战，并同暗藏的敌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从维持会到政务委员会

8月10日苏联红军攻破日寇在阿尔山等地的防线之后，日伪军队已溃不成军，纷纷沿着白（城）阿（尔山）铁路南逃，路经白城子又分两路向长春方向逃窜。人民群众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来临，纷纷砸开日寇军需仓库，抢搬日寇遗留下的物资。

8月11日上午，伪白城县副县长日人小留政孝召集当地官吏和士绅在伪县长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同兴德商号经理、商工会会长兼县协和会理事孙硕民，裕农源油坊东家汪树成，福德兴铔炉经理王介眉，伪白城子街公所原街长韩成林，以及伪县公署行政科的荣长喜等人，就人民骚乱，部署镇压措施。下午5时，由孙硕民出头，在商工会召集商界会议，正值雨季，成立地方防汛委员会，一致推举孙硕民为委员长，王介眉、孙益堂（成源号商店经理兼伪白城子矫正局长）为副委员长，委员20名。

8月12日早8时左右，白城县日本人乘火车向长春撤退，其他未赶上火车为免遭灭顶之灾的日本人，纷纷落荒南逃。在日本人逃亡之后，伪警佐赵立田同韩成林到红卍字会召集全城士绅开会，将防汛委员会改组为治安维持会，由孙硕民、孙益堂为正副会长，并由原伪山林警察大队长杨荆璞组成治安大队，维持城内“秩序”，制止人民哄抢。治安大队的任务是：1、制止人民群众乱抢敌伪仓库和日本人住宅；2、筹备迎接苏联红军进城；3、保护日伪银行。但由于他们本身趁机将群众抢到的物资攫为己有，因此也很难控制住群众，所以越抢越烈。

8月13日，苏联红军经平安镇开进白城子。这时朱尚达（苏联情报机关谍报员）到维持会提出组织苏维埃联合政府，后苏联红军城防司令部不同意，没有成立。

苏联红军进白城子三天后，将白城县伪满警察监督警尉以上及特务股全体警察22名全部缴械并押送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拘留起来。

8月底，苏军城防司令部协助地方将治安维持会改组为洮安县人民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仍为孙硕民，推选王盛贵

(原伪县公署行政科长)为副委员长,设常务委员15人,委员40人。并成立税务局、行政局、财务局、实业局、公安局、司法局、交通局、城市管理局等。顾问为彭金山(伪满退休中将),参议员张靖宇(伪县长)、王香九(伪满时曾任县商工会会长),秘书长高清(教员,后成为白城县国民党部书记长)。由苏联红军城防司令部委派朱尚达为公安局长兼公安队大队长。这次改组,使一些伪官吏、伪警察、土豪劣绅以合法身份钻进政务委员会,掌握了各局的实权。

11月,我党先后派石明芝、郑介舟、蒋谷峰、骆子程等到白城县筹建县委和民主政府,石明芝任民运部政委(即县委书记),郑介舟任县长。虽然解散了洮安县政务委员会,却原封不动地接过了它的原班人马,这给后来光复军打进白城子,从内部形成了隐患。

解散国民党的县党部

光复后,部分知识分子存在着很强的“正统”观念,他们认为东北是国民党的必争之地,中央军迟早要来白城,怀着政治上的野心,妄图组织势力,以便借机捞取政治资本。伪满时的小学教员王作新,在9月3日利用人民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小学校长到第二小学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姜凤轩、张玉山、吕庚良、戴翼、张国治等人,经研究,成立了三民主义研究会。17日,筹备成立白城县国民党部,选王作新、刘治安为执委,刘兴尧为组织科长,韩振学为宣传科长,张国治为训练科长。27日,刘万贵、于显声两人从长春带来7张国民党证,并推选高清为书记长。10月3日在原日人开的谷口洋行(即商店)举行县国民党部成立典礼,并邀请县人民政务委员会派员参加,挂出白城县国民党

部的牌子，下设五个股，积极发展党员（据他们声称发展76人）。

白城县国民党部成立后，在10月10日，有政务委员会、商界士绅和国民党部的全体人员，举行了“双十节”庆祝大会，会后游行并高喊国民党蒋介石万岁等政治口号，在市民中扩大国民党政治影响，出版《雄狮报》（双日刊）、编排街头活动剧，进行反动宣传，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

当夏尚志率我军到白城子时，白城县地方政务委员会和县国民党部假意到车站欢迎，背地里却向苏联红军铁路司令部造谣说是“假八路”，阻挠我军政人员去大赉，并想借苏军把我军遣送到索格营子（今洮南市镇西镇），勾结土匪将我军消灭掉。在我军接收白城子县城后，他们又假惺惺地以国共合作的姿态，请夏尚志作报告。夏尚志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和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的狂妄野心，阐明了我党接收东北地区的方针政策，指明了他们弃暗投明的前途。他们很心虚，第二天就自动地将县国民党部的牌子摘了。又隔一天，书记长高清白以为有政务委员会做后盾，又重新把国民党部的牌子挂了出来。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10月27日，我军毅然逮捕了高清、刘兴尧、韩振学、周秀林、姜凤轩、张国治等6名骨干分子，并勒令解散白城县国民党部。

平息侦缉营的叛变活动

我军继接收白城子（洮安县）后，于10月29日东云又接收了安广、大赉、前郭和扶余等地，敌人乘我内部空虚，遂勾结侦缉队进行叛变活动。

侦缉队是伪军官武冠军成立的。在1945年9月他收

集了一批日军失败后流散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和被服等物资，网罗一些伪军警，组成一支队伍，主要是收缴枪支，名称叫“白城子侦缉队”。在10月17日我军到白城子并接收县城后，将其改编为“白城子军分区直属侦缉营”，将其驻地定在安广，暂由驻安广的二十四团代管，并派我军魏国祥、王克同为驻营指导员。侦缉营的主要任务是剿匪，维护地方治安，巩固民主政权。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特务朱庆绂（伪满齐齐哈尔警校教官）受国民党东北行营的派遣，窜到白城子一带组织地下武装，妄想颠覆我人民政权，迎接中央军的到来。他通过于泮汇（伪满铁路警察，当时白城子铁路护路队一个小头）、钱宝山、于融春（均侦缉营人员）等人介绍，秘密与武冠军接触。他任命武冠军为“东北光复军总司令部洮七县纵队队长”。并派钱宝山出头，与匪首马海泉（匪号“两点”）联系，作为外援。11月中旬的一天晚间，他们在于泮汇家中密谋，计划以出城剿匪的名义，把侦缉营拉到城外叛变。由武冠军的亲信谢成珠拉拢我军炮兵排长刘成海密卸大炮机件，破坏我军大炮。刘成海得知他们的阴谋后，及时报告给白城子军分区，并派人秘密进行调查，立即将武冠军等密谋叛变的骨干分子逮捕法办，使其叛变阴谋没有得逞。

独立骑兵团叛变 光复军攻陷白城子

将白城子侦缉营阴谋叛变头子逮捕法办之后，赉北、坦速、镇东的地主武装与土匪头子柳清波、王奎武勾结一起，时常骚扰白城子城郊，牵制我军行动。

1945年12月初，白城子地区土匪蜂起，局势骤然突变。安广县人民自治军独立团二营营长毛贵生、三营营长

孟广才（伪警察署长）勾结叛变，与安广的土匪武装于12月1日晨，攻进安广县城。并与长春国民党军队挂勾，成立了东北先遣军第十一纵队第一支队，毛贵生当了司令。

由于安广失守，局势恶化，上级党组织派张策同志任白城军分区政委，到任后，立即召集各县、旗负责人到白城子开会，部署应急措施。会议中得知洮南县国民党部的李树藩、朱瑞、修广翰等勾结大土匪头子葛凤岐（匪号“北侠”）、项海楼（“草上飞”）、郑世祥（“全好”）、孙涛（“打三省”）十几个绺子，于12月11日，从洮南北门打进城内。虽不久被我军打出县城，但他们又纠集千余匪徒于21日围困洮南县城，由于敌众我寡，县城又陷落敌手。我军紧急驰援，但攻城要与敌硬拚，于我不利，只好返回白城子。攻入洮南的匪徒挂出国民党先遣军第十一师的牌子。

洮南陷落，大赉县的保安队也随着叛变，他们恢复了维持会，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军，明目张胆地与我军对抗。

之后镇东的柳清波、王奎武纠集镇东、安广、泰来的光复军，并同长春的国民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长春国民党东北专员办事处派特务韩馥到镇东，并联络各县的反动土匪武装，推举王奎武为光复军的总头目，纠集七县武装土匪号称“万人”，于12月30日拂晓包围了白城于县城。镇东县的柳清波率领的光复军首先靠近发电厂，向白城子火车站推进。1946年元旦，白城子铁路护路队的政委黄文飞发现该队有叛变迹象，立即向军分区司令部汇报，没等采取措施，不到半小时就叛变了，并由火车站向街内进攻。守卫白城子的我军奋起抵抗，控制城防，双方相持不下。中午，内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师的王海山团赶来白城增援，从“老万

大楼”处向东挺进，后被洮南来的光复军所切断。当日晚，白城子独立骑兵团（由原朱尚达领导的公安队改编）相继叛变，我城防军只有曹丕堂的警卫营和从洮南撤回的部分队伍，总共不到三百人，防守地面越来越小。

白城子城内我军终因寡不敌众，司令部为保存兵力，决定突围。在突围前，派于英川同志探察敌情，遭隐蔽暗处的敌人袭击，负重伤。又派赵洪同志，也负重伤。在半夜里，我军趁夜黑从福仙居（后明仁文化馆）大楼出发，经戏院子胡同（现剧院胡同），向南突围。刘海明同志是白城子独立骑兵团政委，断后掩护，被光复军流弹所打中，壮烈牺牲。司令部及所属部队，突围后到西五家户屯（现白城市侯家乡西五村），与内蒙古人民自治军的王海山团、护路队骑兵赛音卜贺等会合，静听白城子的城内消息。

光复军攻入白城子后，恣意掠夺，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经苏军城防司令部侦察，认为这些人不是正规部队，纯属土匪。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在我军突围后的第二天，即1月3日下午，从前郭旗调来苏军300余人，部署在白城子周围。苏联城防司令部召集光复军各络子头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镇东的柳清波、洮南的朱瑞等六人。苏军司令部负责人当面揭发他们在城内的种种罪恶，限其在一小时内自动交枪，柳清波等拒不执行。苏军突然冲进城内进行袭击，各路土匪惊慌不知所措，只好沿街向西逃命。当时街内乱成一片，大小土匪只顾逃命，苏军后面紧追，炮弹落处，血肉横飞。经此一路杀伤，土匪死伤大半，溃不成军。苏军将土匪从白城子城内杀跑后，遂将扣押的六名土匪头子押解到长春问罪。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白城军分区司令部及其人员又回到

白城子街内。

乘胜追击消灭残匪

光复军是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被苏联红军在白城子击溃之后，树倒猢猻散，纷纷逃窜到各地。从被抓获的散匪口中得知，光复军总头子王奎武已逃到套保屯（今镇赉县境内），他妄想以那里为据点，重整旗鼓，待机与我较量。我军分区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请内蒙古自治军王海山团配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经六十多里路的急行军，内蒙古自治军的骑兵连首先冲进去，那里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散奔逃，丢下了很多马匹和枪支弹药。

后又从俘获的匪徒口中得知，参加叛变的原骑兵团二中队队长李方甫和七中队长刘万富逃出白城子后，带残匪四十余人，在白城子北苗家窝堡一带集结。得知这一消息，又同内蒙古自治军的骑兵连配合，深夜包围了土匪所踞的电子，一举打死打伤残匪三十余人，当场击毙了叛徒李方甫。刘万富如惊弓之鸟，落荒而逃。

在白城县境内的股匪被消灭之后，又与二十二团配合将盘踞在洮南的光复军予以毁灭性打击。乘胜又直取镇东，收复大赉、开通、泰来、安广等县城。至此，光复军的嚣张气焰完全被扑灭，只有些小股散匪在农村各处流窜。

1946年2月间，中共西满分局和辽吉省委负责人来白城子，建立辽吉军区，各县相继成立了地方武装——县大队，经过不断地剿匪，在1946年上半年，才基本上根除了匪患。后经过土地改革，打倒了封建地主，挖掉了匪根，才巩固了西满根据地和人民民主政权。

我所知道的朱尚达

周振铎

我认识朱尚达是在伪康德六年，我在菜市胡同南头开洪昌源，道西便是朱尚达开的粮米铺，他家有部电话，我经常借用，从往来中，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好邻居。有次他对我说：“日本人没好东西，有货烂扔了，也不卖给他们！”因朱尚达广交社会上层人物，买卖人脑瓜皮薄，怕惹出什么麻烦来，也不敢向他深问什么。

1945年8月12日，从西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在白城子上空盘旋数圈后飞去。朱尚达看清是苏联飞机，下午便对我父亲（屈洪信）说：“咱爷们相处六七年彼此都很了解，但有一件事，我一直隐瞒着，我原是苏联情报员。”我和父亲都瞪大眼睛，表示惊异。他接着又说，“几年来日本鬼子抓我们，我不得不和苏联情报机关断了联系。现在苏联红军打过来了，日本鬼子正在撤退，我想借助苏军夺取鬼子的军火和重要物资，请帮助一下。”当时社会秩序很乱，也不敢串联更多人，便答应由我帮助他，还有他的内弟孟祥春。他说出了联络暗号，即把镰刀斧头符号挂在每个人的胸前，就能证明我们的身份，苏联红军就会接待我们。这些符号我们没见过，都由朱尚达自己准备。

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人做好了准备，朱尚达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青大布衫。当我们刚到白城子的北门时，苏联红军的坦克车就一辆接着一辆开过来，每辆坦克车上都架着

重机枪。我们三人都把准备好的镰刀斧头符号挂在胸前，朱尚达便选定第三辆坦克车上前招手，并用俄语问话。这辆车停下来了，后面的车子也停了下来。从坦克车里跳下来几个军人，其中有一个是军官。朱尚达边说边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份已陈旧的证件，递给那个军官看，坦克上的兵见了都举手说：“上高！上高！”那军官叫我们上车，朱、孟两人爬上了坦克，这时我心跳得很利害，没有敢上车。这些坦克车便向城里开去。

在朱尚达的引导下，苏联红军顺利地占领了日本鬼子的军火库、油库、仓库以及火车站、宪兵队、伪县公署等要害部位，并在伪县公署挂起了苏联红军指挥部的牌子。当日朱尚达臂上佩戴红袖标，骑着大马，为苏联红军安排食宿而跑前跑后。下午，朱尚达摆酒宴，请城内各界名流，祝贺白城子光复和抗日战争胜利。昔日的粮米店小掌柜，现在成了城内显赫的大人物了。

驻白城子的苏联红军指挥机关叫他组织一支军队。朱尚达曾多次找我，要我帮助他建军，我不想从政，一心想经商，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他很生我的气。后我表示可以借给他一笔钱，作为建军费用，算我的一点心意，他收了下來。1948年以后我去沈阳作买卖，经他老伴手又把钱如数还给我了。

听朱尚达说过，他在苏联退了中共党员而成了苏共党员。他没有多少文化，政治头脑也不清楚。开始建军的方向就不对，原封不动地接过了维持会的治安队，扩编时，又将一些地富分子委为公安队的负责人。如孙相臣是农村的大地主，就因与朱尚达有亲属关系，而被委为中队队长。所以在1946年初，光复军打白城子时，他领导的公安队（后改

骑兵团)里勾外联投敌叛变,最后使朱尚达身边无一兵一卒,这是他的最大失误。

1946年4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白城子,朱尚达才追随夏尚志、郑介舟等革命同志,不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于1948年随军南下,到沈阳重新开辟革命工作。(整理人:李太生)

伪满中将彭金山

彭金山 江西奉新人。字丽生。1868年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1917年任步兵五十八旅一一五团团团长。后任宪兵二十九团团团长。1922年任黑龙江陆军宪兵一旅旅长。后任骑兵四旅旅长。1924年任黑龙江省防军第三路统领官兼东荒剿匪总司令官。1932年后任伪满洲国洮辽警备司令官,奉天省警备军骑兵一旅、三旅旅长。1935年任第一军管区中将副司令。

伪满县长赵畏

赵畏 辽宁新民人。1899年生。1922年京师大学政系毕业。1938年任伪满洲国孙吴县县长,1939年任治伪龙江省白城县县长。

伪满蒙铁路局局长万成章

万成章,湖北黄冈人,字文川,1895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及北京航空学校毕业。历任北京航空学校教官、东三省航空处飞虎队上校队长、东北航空学校教育长兼教官、东北航空处代理总办、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航空处长、洮昂铁路工程局副局长。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历任洮昂铁路管理局局长、洮索铁路局局长、齐克铁路局局长等职。(文辑)

从维持会到人民政府

黄显升

伪满时我在白城县索格营子村（今洮南市镇西镇）任村长，家住白城子，每天坐轻油车（以轻油为动力的火车）上下班。

1945年的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9日、10日镇西岗上的日本人要车很紧，运输家眷和物资，用火车往南运。8日那天还征一批国兵，由村行政股长王文成带到县里，也没有检查，到11日就都回去了。得到日本人的失败消息，是11日晚。那天星期六我下班，在镇西火车站上车，火车里全是日本人，很拥挤。因为我和铁路的人认识，要不我也上不了车。在车上我才知道那里的开拓团日本人已经撤走，只见有几只他们丢下的狗，在车站内跑来跑去，显得很颓废。火车到了白城子，下车一看车站内有好几列火车，车上全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家属，车头冲着新京（长春）方向在有气无力地喘着气。有的日本人提着大皮箱正往车上挤，几个日本女人一边叽里哇啦说着话，一面发出抽泣的哭声。我不懂日本话，也不知她们在说什么。出站之后，天上还掉着雨点，街上叫买叫卖照常，只是日本人不见了，穿着制服耀武扬威的警察也少见了。一路所见，预感到有重大的变故发生，但决没有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这么快。

1945年的夏秋多雨，连续下40多天雨，过八月节

以后还下大雨。8月12日是星期日，我没有回镇西。上午10点来钟天晴，苏联红军先头部队的坦克车进了街。早在11日白城子就成立了维持会，委员长为孙硕民。苏联军一进白城子，孙硕民等就领着一些人到北市场去迎接苏联红军，我也去了。

头一天晚上这街上一些地方就起了火，都是日本人放的火。白城子火车站首先起火，接着守备队那院子（现麻袋厂地址）起火，还有一些日本军用仓库起火，伪县公署总务科保存的档案，也用火点着了，好象是统一行动，都是日本人点的火，全城内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第二天（12日）火车站内还有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日本军人，他们聚集在一角，身上的肩章、领花不见了，每个人的军帽上都围着一圈白布条，表示降服了，也没人管理他们了。只有兵士乃家（现五金楼）那地方有日本人反抗，苏军用炮轰几下。那时守备队都走了，县医院也没有人了。有人说，县医院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是女的，还是病号，我就拄着一个棍子去了。正好遇到王介眉，我则同他一起去看。那女人眼看要死了，医院里的药品都叫人们抢光了，这病人也没有人照顾。我和王介眉说，红五字会应把她收留起来，他叫人把这女人抬走了。当时火车已经不通了。我曾往索格营子打电话，电话打到警察分所，是韩司计接的。他说助理员走了（回白城子），别人也不在了，并说，原来的村长李瑞（李雪峰）也回到索格营子了。我告诉他，以后和他用电话联系，以后电话也打不通了。李瑞就在那里维持了。

苏联红军进白城后，朱尚达曾在伪县公署的大门外挂出“白城县苏维埃政府”的大牌子。是孙硕民和王盛贵在协和会那院子写的，朱尚达叫人挂出去的。

8月13日白城子抢的最厉害，全街大部分人都行动起来了，齐奔向日本人仓库、宿舍和伪满各机关，当时称之为“掠洋捞”。群众认为日本人的东西是“洋捞”，伪满洲国各机关的东西也是“洋捞”，甚至街公所内往外租用的孝衫、孝帽都让群众当做“洋捞”抢走了。人人都知道“老万大楼”那是日本人的军需仓库，有东西，凡是罐头、白都、精粉，还有军毯、军服等物都一抢而空。

到了8月14日、15日要抢的浮物没有了，就开始扒房子、起瓦、抠砖。北门外原是一排排日本人住宅，两天工夫扒得只剩一片残迹。还有林兼株式会社在城东（现造纸厂），有淀粉厂和罐头厂，1940年建设的，是日本军用肉类加工厂。不但有骨胶、血粉、灌肠、制罐等车间，还有很大冷冻库，光正式职工就有300多人，如连临时工人在内将近千人。就这么个大厂子，几天工夫，也荡然无存了。

8月13日我正在家街门口站着，看着人们抢运东西来来往往，伪满县警察大队长杨荆璞挎着枪骑着马带着几个兵还在街内巡逻。他向人们喊：日本人扔下的财产都是国家的，要人民不要抢，等待国家来人接收。当时日本人都跑光了，他是伪满的一个警官，他的话谁还能听。我向他 说：“现在政局变了，祖国光复了，你还管个啥。你现在管不了啦，可别伤害人啊！”他看管不了，之后也就不管了。

白城县的维持会是在日本人撤退当时成立的。8月20日维持会的人把我找了去，叫我在逆产管理局工作，局长是白雨希。我在局内的总务科办事，每天就是派人下去了解敌伪财产现状，随时整理材料向委员会报告。当时维持会的委员长是孙硕民，副委员长孙益堂、王盛贵。维持会有财务局，局长忘记了，设行政局，局长由王盛贵兼任；有司法

局，局长忘记了，伪满检察官李毓秀（外号李半年）也在那里，有公安局，名也忘了；还有一些其它局。由于我在那只呆几天，现也记不清了。维持会人员有60~70人。

8月27日苏联红军城防司令部将维持会改组为政务委员会，并委任朱尚达为公安局局长并兼任公安队长。不几天，又派来一个县长叫朱琴轩，不久又回王爷庙去了。因我过去学过法律，又做过司法工作，朱尚达便把我调到公安局。公安局下边有30多人，共分为四个科，有侦察科，由朱尚达的小舅子孟祥春负责，下有十几个便衣勤；有司法科，由我负责，后来又来一个副科长叫阮济群，下面办案的有几个人，后来阮济群调县政府做的秘书，我也于1946年到公安处去办企业去了；有总务科，科长刘景星，副科长孟繁星，后孟繁星调走，又来一个夏同河任副科长，夏呆不多日子也调到公安大队当团附去了；还有治安科……。县里的监狱和看守所都归司法科管，两个看守长，一是孙绍武（大兴人），一是杨俊峰（平安镇人）。局长办公室还有两个人，一姓汪，一姓杨，姓汪的跑道。杨荆璞也在公安局，具体用他跑些事务，因为他工作熟，但没多久，就离开了。

朱尚达对公安业务不熟悉，我曾向朱提议，过去的老人（指伪警官、职员）得用一下，不用他们对我们工作不利，临时还得用他们，以后可以把他们调离。朱尚达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也向公安局和公安队介绍一些人，有的是伪职员，有的是伪警官，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都有出现啥事。

维持会也好，政务委员会也好，都是临时组织，主要工作就是接待苏联军队，安排食宿，因为没有权威，地方上的事也管不了。它虽然有武装，只是吓唬一些老百姓。当时的